



郭正元

魏晋南北朝文学
论文名篇译注

湖北人民出版社

魏晋南北朝文学 论文名篇译注

郭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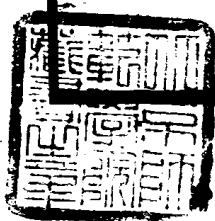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9559

湖北人民出版社

7.28



1069559

魏晉南北朝文学
论文名篇译注

郭正元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30,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10106·902 定价：1.15元

前 言

这是一本帮助文学青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原著的书。这里选择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篇有代表性的文学论文,进行分段注释、语译和评述,希望能够通过这三方面的工作,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原著的理论思想。“原文分段注释”是吸取旧注各家的成果,为适应初学者的需要,着重弄清字、词的意义;“语译”则致力于尽可能畅达而准确地传达原著的思想观点,让读者对原著的整体有一个贯通的了解,所以在语译时,加入一些补充的字句,一律用方括号〔〕括出,以示区别;“评述”部分是提供一些时代与作者的情况,并据笔者的认识,从原著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意义这个角度,做一些分析和评论,为读者认识原著理论上的得失,提供参考性的意见。由于学识水平的限制,本书缺点与错漏之处,期望专家与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走上自觉发展道路的历史阶段。随着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和文学经验的积累,人们对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创作规律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要求作出深入的理论概括。因此,文学理论也走上全面建设的时期,成为文学走上自觉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对后代的文学理论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全面的理论建设具体表现在:

第一,人们论文已经不再是仅散见于经学著作、史传作品中的片言只语,或短简篇章,出现了专门探讨文学问题的独立著作;文学理论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了。这个时期,

论文作者纷涌，论文专著并出。象本书选入的几篇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序》，都是专门论文的著作。萧统的《文选序》是一本大型文学作品选集的序言，实际上也是一篇专门的文学理论论文。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虽然是在史传作品里发表，但其内容与上述文论具有同样的理论性。这些论著都不囿于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评述，而是纵观古今，综合研究众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努力作出理论上的概括。例如，《典论论文》便对自古有之的文人相轻现象作出评论，并由此对“建安七子”的创作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然后提出了有关文体论、风格论，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性质的一系列理论思想。又如，本书没有选入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总结和发展的前人的理论成果，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涉及文学理论各个基本部分的理论体系，对文学理论的本质论、创作论、文体论、批评论和发展论中的许多问题，作出了有意义的探讨，不愧是我国封建时代一部“体大而虑周”^①的文学理论巨著。由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这部著作的注译、评论已经很多，成书累累，本书就不再赘列了。这是需要予以说明的。

第二，从理论的探索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外部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思想观点更加理论化、系统化。象曹丕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的位置，刘勰从宇宙的本体论和文学的起源去论证“文”与“道”的关系，钟嵘的“感物”说和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论述，等等，都大大突破了过去经籍里对有关问题的思想，显示出很高的理论性，给后代以深远的影响。

第三，更多地注重了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对文学的特性、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文学的创作规律、审美活动、艺术标准和文学批评，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思想。象《典论论文》的“文气”说；《文赋》对创作过程的讨论和对艺术构思、形象思维的描述，对“感兴之会”的探讨；《文心雕龙》系统的创作理论；钟嵘的“滋味”说和关于诗歌自然、“真美”的艺术标准；沈约的诗歌声律说等等，对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给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增添了瑰宝。

六朝时代又是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学泛滥的时期。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潮流，它的主流是不健康的。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与精神崩溃，受到当时和后代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序》就是在不同的思想理论高度上，对它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的出现也有历史的必然性。除了阶级的、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又表现了人们在文学脱离经学牢笼之后，对文学特点和特殊规律的关注和追求，对文学的发展不能说没有作用。实际上，这股思潮的一些理论代表人物，他们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创作实践，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的。所以，在这本小书里，除了选入《典论论文》等一些著作之外，也选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和萧统的《文选序》两篇著述。一般人认为，它们是反映了当时另一种理论倾向的论著。笔者认为，在这里提供出来，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些理论著作的面目，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它表现的理论思想，批判借鉴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全面认识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思想，在不同理论倾向的对比中，获得更多的历史教益，从而使我们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中，取得更丰富的理论思维材料。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

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今天，我们要创造和发展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社会主义文学，没有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文学理论）作指导，那将是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需要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实践首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的实践。但是，今天的中国是从过去的中国发展过来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总结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古代文学的实际经验，它们是我们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宝贵理论财富。因此，整理和研究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是我们文学理论工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本书的编撰也正是希望吸引更多的文学青年来参加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本书在注释、语译或评述方面，都吸取了国内专家和学者的某些研究成果，恕在书中不能一一列出。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我校黄海章、**赵仲邑**、潘允中各位老先生的不少指教，黄海章先生和黄天骥、邱世友两位同志还为我看了部分初稿，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谨致诚挚的感谢。

郭正元

1983年8月于中山大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目 次

一、典论论文（曹丕）	（1）
二、文赋（陆机）	（29）
三、诗品序（钟嵘）	（81）
四、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	（133）
五、文选序（萧统）	（157）

DL32/02

典 论 论 文

〔魏〕曹 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①之於班固②，伯仲③之间耳，而固小之④，与弟超⑤书曰：“武仲以能属文⑥，为兰台令史⑦，下笔不能自休⑧”。夫人善于自见⑨，而文非一体⑩，鲜能备善⑪，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⑫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⑬。”斯不自见之患⑭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⑮，广陵陈琳孔璋⑯，山阳王粲仲宣⑰，北海徐干伟长⑱，陈留阮瑀元瑜⑲，汝南应玚德璉⑳，东平刘桢公干㉑：斯七子者㉒，于学无所遗㉓，于辞无所假㉔，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㉕，仰齐足而并驰㉖。以此相服㉗，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㉘，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㉙。

①“傅毅”：东汉辞赋家，字武仲，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章帝时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作家）共同主持校勘书籍的工作。他的诗赋文章辑录于《全后汉文》卷四十三。

②“班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明帝时升迁为郎、典校秘书。后奉诏完成其父班彪的著作《史记后传》，修成《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体例。他善辞赋，所作《两都赋》颇负盛名，又著《白虎通义》，记述讨论五经的同异。后为大将军窦宪的中护军，宪因擅权被杀，受牵连，系狱而死。有《班兰台集》，见《后汉书·班彪传》。

③“伯仲”：兄弟的次第，长为伯，次为仲。“伯仲之间”，意思是两者相差无几。

④“固”：指班固；“小之”，小看他（傅毅）。

⑤“超”：班超，班固之弟，字仲升。明帝时出使西域，对帮助西域人民摆脱匈奴奴隶制度的统治，巩固西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做西域都护，封定远侯。

⑥“属（zhǔ 嘱）文”：连缀文辞，亦即写文章。属，连缀。

⑦“兰台令史”：汉时在王朝藏书处主持整理图书和办理书奏工作的官员。“兰台”，汉时官中藏书之处。

⑧“休”：止。“下笔不能自休”，犹说写起文章没完没了，冗长散漫。

⑨“夫（fū 扶）”：发语辞。“自见”（读xiàn 现）：表现自己；“人善于自见”，是说人们总是喜爱表现自己。又吕延济说，“言文人各自见所长，轻人人所短也。”（六臣注《文选》）

⑩“文”：指文章。“体”：指文章的规制、格式，犹如今说文章的体裁。

⑪“鲜（xiǎn 险）”：少。“备善”：犹尽善，全都擅长。

⑫“里语”：俗语。“里”，与俚（lǐ 理）相通。

⑬语出《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弊帚”：破笤帚。“享”：《文选》李善引《左传》杜预注说，“享，通也。亨或为享。”许文雨《文

论讲疏》说：“本文以亨训通，于义未豁，姚永朴云：‘案《小尔雅·广言》，亨，当（dāng 当）也，言以弊帚当千金之价。’”此说较明白恰当。

⑭ “斯不自见之患也”：这是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毛病。“自见”，“见”读 jiàn，看清自己；“患”，病，这里引伸为毛病。

⑮ 孔融：字文举，东汉文学家，后人称为“建安七子”之一。鲁国（今山东曲阜县）人。献帝时为北海相，为人刚直敢言，因为屡次触犯曹操，终为曹操所杀。有《孔少府（北海）集》一卷，《后汉书》有传。

⑯ 陈琳：字孔璋，汉魏时代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先为大将军何进的主簿，因谏受祸，后归袁绍。袁绍失败，归附曹操，与阮瑀同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为他二人所作。存《陈记室集》一卷，事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⑰ 王粲：字仲宣，汉魏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在孔融、陈琳等同时的文人中，诗赋创作成就最高。他的《登楼赋》是抒情小赋中的名作，与曹植并称为“曹王”。他曾依附刘表，未被重用，表卒，粲劝其子刘琮归降曹操。操召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存《王侍中集》一卷，传见《三国志·魏书》。

⑱ 徐干：字伟长，汉魏时代的文学家，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北海（今山东寿光县）人。曹操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善辞赋，亦能诗，所作《玄猿赋》，名盛一时，已佚。著有《中论》二卷，事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⑲ 阮瑀：字元瑜，汉魏时代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与陈琳同管记

室。有《阮元瑜集》一卷，事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⑳ 应玚(yāng 洋)：字德琰，汉魏时代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人。与弟璩(休琰)均以文章见称。曹操召为丞相掾属，后为五官将文学。后人合辑其兄弟之作为《应德琰休琰集》。事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㉑ 刘桢：字公干，汉魏时代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东平(今山东东平县内)人。为曹操丞相掾属。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质朴，当时颇负重名，有《刘公干集》一卷。事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㉒ “七子”：指以上所述七位才子，后人称他们为“建安七子”，始见于此。

㉓ “於学无所遗”：在学识上没有什么遗漏的，即学问十分广博。“遗”，余漏。

㉔ “於辞无所假”：在写文章方面，不袭前人的陈词滥调，有创作能力。“假”，借。

㉕ “咸(xián 闲)”：都，“以自”：一作“自己”。胡绍瑛《文选笺证》说：“作‘自以’是也。”“骥驂(jì lù 记陆)”，均为良马。“骥”，千里马；“驂”，即“驂耳”，传说是周穆王八骏之一。

㉖ “仰齐足而并驰”：比喻人之各恃其才而不相让。“仰”，恃；“齐足”、“并驰”，指策马并驾齐驱。

㉗ “相服”：互相折服。

㉘ “盖”：发语辞。“审”：察，识。“度(duó 夺)”：量度，衡量。“审己以度人”，即审察自己然后去衡量别人。

㉙ “斯累(lèi 类)”：事相因而致损害称“累”，此处引伸为弊病，指“不自见之患”。“论文”：旧注均说指曹丕所写的这篇《论文》，从上句“君子”之称，似并非单指曹丕自己，而是泛说一般

的文人，故“论文”亦应视为一般评论文章为好。

〔以上是第一段，指出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陋习，赞誉“建安七子”文学上的才能，提出了论文应有的修养和态度。〕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①，然粲之匹也^②。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③，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④虽张、蔡不过也^⑤。然于他文^⑥，未能称是^⑦。琳、瑀之章表书记^⑧，今之雋也^⑨。应玚和而不壮^⑩。刘楨壮而不密^⑪。孔融体气高妙^⑫，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⑬，理不胜词^⑭。至于杂以嘲戏^⑮，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⑯。

①“齐气”：历来有多种解释。《文选》李善注说：“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干亦有斯累”。刘文典在《三余札记》中认为李说是“望文生义，曲为之解耳。”他引曹丕《与吴质书》之“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之说，以为“齐气”即“逸气”。郭绍虞先生案：“李注有根据，并非望文生义。”《论衡·率性篇》：“楚越之人处庄嶽（齐街里名）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此齐气为舒缓之铁证。‘逸气’是赞美之辞，齐气乃是不足之称。所以本文于‘时有齐气’一句之后，又来一转笔，说‘然粲之匹也’。《魏志》注引作逸气，所以下一句转笔作‘然非粲匹也’。李善注符合文义。”（见《中国历史文论选》（上册注）另有范宁先生认为“齐”是“高”字之误（见《魏文帝典论文齐气解》《国文月刊》六十三期）可参考。今从郭说。

②“匹”：知识相当的朋友称“匹”。解“匹敌”亦通。

③《初征》、《登楼》、《槐赋》：均为王粲写的赋名，见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或《王侍中集》，《征思》已佚。

④《玄猿》、《漏卮(zhī知)》、《橘(jú菊)赋》已佚，《圆扇》赋见《全后汉文》卷九十三。

⑤“张、蔡”：指东汉的张衡，蔡邕(yōng邠)。张衡，字平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善于辞赋，写有《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述志赋》、《思玄赋》等，传见《后汉书》。蔡邕，字伯喈(jiē街)，博学多识，好辞章，有《蔡中郎集》，作有《述行赋》，《后汉书》有传。“过”：超过。

⑥“他文”：指王粲，徐干创作的其他体裁的文章。

⑦“称(chèn趁)”：相称，相当。“是”：指上文“虽张、蔡不过也”那样的水平。

⑧“琳、瑀(yǔ雨)”：陈琳、阮瑀。“章表书记”：均为古时文书的体裁。《文心雕龙·章表篇》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书”，是一般的公文信函。“记”，奏记，下级给上级的书信。

⑨“隼(jùn俊)同“俊”，才华出众谓之俊。曹丕《与吴质书》说：“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⑩“和而不壮”：指应玚文章的风格平和而不刚健。“壮”，刚健有力。

⑪“壮而不密”：指刘桢的文章风格刚健而不精密。曹丕《与吴质书》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刘桢情高以会采”。《诗品》上说，刘桢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这些都是讲刘桢诗文的风格的文字，可参考。

⑫“体气”：指人们天生的气质，才性。《文心雕龙·风骨篇》说：“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才略篇》又说：“孔融气盛于为笔”。可为参考。

⑬“持论”：意谓进行说理、理论。

⑭“词”：指文采。

⑮“杂”：掺杂。“嘲戏”：指嘲戏一类的文章，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孔融的这类文章没有留下来。

⑯“扬、班”：扬雄、班固。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和语言学家，传见《汉书》。班固见第一段注②，“侏(chóu 绸)”，匹配。

〔以上是第二段，评论“建安七子”诗文的风格与长短。〕

常人贵远贱近①，向声背实②，又患闇于自见③，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④。盖奏议宜雅⑤，书论宜理⑥，铭诔尚实⑦，诗赋欲丽⑧。此四科不同⑨，故能之者偏也⑩。唯通才能备其体⑪。

①“贵远贱近”：又作“遗远贱近”，据《重刻宋淳熙本文选》改。“远”、“近”：主要指时间的久远与相近，犹厚古薄今之义，但亦包含有地方远近之意，讲人们习惯宝贵远方的文士或作品，而轻薄身边的文士或作品。

②“向声背实”：谓趋向虚名，背去实际。“声”，名声；“实”，实际。

③“闇(àn 暗)”：糊涂。“闇于自见”：是说为缺乏自知之明所蒙蔽。

④“本”：根本，这里指作文章的基本规律。“末”：枝梢，指文章的表现特点、体裁、作法等。方廷珪、于光华《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说：“俱取乎文，是本同；文之中，体裁不同，是末异，即所云宜雅，宜理等。”

⑤“奏议”：“奏”、“议”都是古时下臣进奏君主的文书，见第二段注⑧。“雅”，典雅，雅正。

⑥“书论”：指文书、论文。“理”：指论理明晰。《文心雕龙·定势篇》说“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覈(hé核)要”。萧统《文选序》说：“论则析理精微”。均可参证。

⑦“铭诔(lèi垒)”：都是记述人物德行、事迹的文体。“铭”，多刻于器物(鼎、盘之类)上面；秦汉以后，也有刻在石上的，以示称扬或警戒。“诔”：主要是叙述死人生前的事迹，以为哀祭的一种文体。“实”：指真实与朴实。吕尚说：“铭诔述人德行，故不可虚也。(六臣注《文选》)”。

⑧“诗赋”：当时诗歌创作里的两种体裁，实则泛指当时的文学创作。“丽”：华美。

⑨“科”：科目，种类；“四科”：指以上四种文章、作品。

⑩“偏”：半，不全。

⑪“通才”：通晓一切，足以普遍适应的才能。

[以上是第三段，说明各种文章的不同特点，指出作家各有所长，进一步批评文人相轻的陋习。]

文以气为主①。气之清浊有体②，不可力强而致③，譬诸音乐，曲度虽均④，节奏同检⑤，至于引气不齐⑥，巧

拙有素⑦，虽在父兄⑧，不能以移子弟⑨。)

①“文”：指为文，做文章。“气”：指才情、气质。东汉王充曾经说过：“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论衡·率性篇》）又说：“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形命相烦，以致终死。”（《论衡·无形篇》）“强弱寿夭，谓禀气渥(wò)薄也。”“夫禀气渥则其身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论衡·气寿篇》）曹丕是把这种观点引入文学理论中了。

②“清浊”：郭绍虞先生说：“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中国历代文论选·典论论文·说明》）“有体”，自有于身体，即来自天赋。“体”，身体。

③“力强(qiǎng)抢”而致”：犹勉强达到。

④“曲度”：曲谱。“均”：同。

⑤“检”：李善注：“《苍颉篇》曰：检，法度也。”（《文选》）。

⑥“引气不齐”：这里是说吹箫管用气不同。

⑦“素”：本份，指天赋。

⑧“父兄”：父与兄。

⑨“子弟”：子与弟。

〔以上是第四段，提出“文气”说，进一步论证作家的气质是天赋决定的。〕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①，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②，荣乐止乎其身③。二者必至之常期④，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⑤，见意于篇籍⑥，